

豫章叢書

第二七冊



揭文安公文集卷七

元 揭傒斯 曼碩

碑

大元勅賜修堰碑

江水出蜀西南徼外東至於岷山而禹導之秦昭王
時蜀太守李冰鑿離堆分其江以灌川蜀川蜀以饒
自秦歷千數百年所過衝薄蕩嚙大爲民害有司歲
治隄防百三十三所役兵民多者萬人少者千人其
下猶數百人人七十日不及七十日雖事治不得休
息不役者日三緡富絀於貲貧絀於力上下交病會

其費歲不下七萬緡毫髮出於民十九藏於吏概之
出入不足以更費至今上皇帝卽位之明年僉四川
廉訪司事吉當普巡行周視得要害之處三十有二
餘悉罷之且召灌州判官張宏計曰若贅之石則役
可罷民可蘇弊可除胡憚而莫之爲宏曰公慮及此
此生民之福國家之幸萬世之利也宏請出私錢試
以小堰堰成水暴漲堰不爲動乃具文書會行省及
蒙古軍七翼之長郡縣守宰鄉遂之老各陳便宜皆
曰便復禱祠與神約昔鑿離堆以富川蜀建萬世之
利神之功也今水失其道民失其利吏乘其弊若此

而神弗之救是神之惠弗終也神克相余余治神弗
余相請與神從事卜之吉於是徵工發徒以至元改
元十有一月朔肇事於都江堰都江卽禹鑿之處分
水之源也鹽井關限其西北水西關據其西南江南
北皆東行北舊無江冰鑿以辟涑水之害中爲都江
堰少東爲大小釣魚又東跨二江爲石門以節北江
之水又東爲利民臺臺之東南爲侍郎楊柳二堰其
水自離堆分流入於南江南江東至鹿角又東至金
馬口又東過大安橋入於成都俗稱大阜江江之正
源也北江少東爲虎頭山爲鬪雞臺臺有水則尺爲

之畫凡十有一水及其九其民喜過則憂沒其則則困乃書深淘灘低作堰六字其傍爲治水之法皆冰所爲也又東爲離堆又東過陵虛步雲二橋又東至三石洞壘爲二渠其一自上馬騎東流過郫入於成都古謂之內江今府江是也其一自三石洞北流過將軍橋又北過四石洞折而東流過新繁入於成都古謂之外江此冰所穿二江也南江自利民臺有支流東南出萬工堰又東爲駱駝又東爲碓口繞青城而東鹿角之北涯有渠曰馬壩東流至成都入於南江渠東行二十餘里水決其南涯四十有九歲疲民

力以塞之乃自北涯鑿二渠與楊柳渠合東行數十
里復與馬壩渠會而渠始安流自金馬口之西鑿二
渠合金馬渠東南入於新津江罷藍淀黃水千金白
水新興至三利十二堰北江三石洞之東爲外應顏
上五斗諸堰外應顏上之水皆東北流入外江五斗
之水入於馬壩渠皆內江之支流也外江東至崇寧
亦爲萬工堰堰之支流自北而東爲三十六洞過清
白堰東入彭漢之間而清白堰水潰其南涯延袤三
里餘有司因潰以爲堰堰輒壞乃疏其北涯舊渠直
流而東罷其堰及三十六洞之役嘉定之青神有堰

曰鴻化則授成其長吏使底其功應期而畢若成都之九里堤崇寧之萬工堰彭之壩口豐潤千江石洞濟民羅江馬脚諸堰工未及施而詔亦責長吏及農隙爲之諸堰都江及利民臺之役最大侍郎楊柳外應顏上五斗次之鹿角萬工駱駝碓口三利又次之而都江又居大江中流故以鐵萬六千斤鑄爲大龜貫以鐵柱而鎮其源以捍其浮槎然後卽工諸堰皆甃以山石範鐵以關其中取桐實之油刀麻爲絲和石之灰以苴罅漏禦水潦岸善崩者密築江石以護之上植楊柳旁種蔓荊櫛比鱗次賴以爲固蓋以數

百萬計所至或疏舊渠而導其流以節民力或鑿新渠而殺其勢以益民用遇水之會則爲石門以時啟閉而泄蓄之凡智力所及無不爲也初郡縣及兵家共掌都江之政延祐七年其兵官奏請獨任郡縣乃以其民分治下流諸堰廣其增修而大其役民苦之至是復合焉常歲獲水之用僅數月堰輒壞今雖緣渠所置碓磴紡績之處以千萬數四時流轉而無窮其始至都江水深廣莫可測忽有大洲湧出其西南方可數里人得用事其間入山伐木崩石已滿隨取而足所向皆然蜀故多雨自初役至於工畢無雨雪

故力省而功倍民不知勞若有相之者亦其忠誠所感如此致煩天子賜酒之使相望於道省臺勸工之檄不絕於吏所溉六州十二縣之民咸歌舞焉而下至郡縣上至藩部惡其害已且疾且怨或決三洞之水以灌其次或毀都江之石以害其成撓之百端不拔益固甫越五月大功告成百一恒費民永休盲古未有也而吉當普會以監察御史召省臺上其功詔臣侯斯紀之於碑臣聞水先五行食首八政九疇所敘其次可觀矣夫水者衣食之原也然所以爲利亦所以爲害在善導之而已禹平水土猶已溺之后稷

播種猶已饑之萬世有稱焉是故爲政不本於農不
先於水是爲不知務不知務是爲冥行之臣李冰一
鑿離堆民受其賜吉當普才大而德敏憂深而知遠
不枉其道不屈其志臨難忘身爲國忘家安於命而
勇於義而知所先務故事可立而功可建其在四川
若請罷鹽運使司正鹽井之法以去其姦利置安撫
使撫四方流寓之民使安其耕鑿及居臺端知無不
言言無不合誠國之寶也判官張宏弼智竭慮終始
克相其成雖百折而不悔亦今之賢有司乎是役也
石工金工皆七百人木工二百五十人徒三千九百

人而蒙古軍居其二千糧爲石千有奇石之材取於
山者百萬有奇石之灰以斤計六萬有奇油半之鐵
六萬五千麻五千最其工之直物之價以緡計四萬
九千有奇皆出於民之庸積而在官者餘廿萬一千
八百緡責灌守以貸於民歲取其息以備祭祀若淘
灘修堰之供仍蠲灌之兵民常所徭役以專其堰事
嗚呼後之蒞此土者尙永鑒於茲勿怠其政墮其事
以爲民病以爲國家之憂臣拜手稽首而作頌曰
鑿離堆兮江勢分川蜀饒兮民忘爲秦秦可忘兮國
有人何後世兮忘吾民歲伐竹兮歷巖嶽載亂石兮

堰江濤堰無功兮民孔勞民孔勞兮天不弔龍伯怒
兮江妃笑豈江爲之患兮惟人自厚龍節兮繡衣煒
皇皇兮不我遺召龍工兮汝爲汝詎知兮余所期江
滔滔兮廣且深鼉鼉出沒兮蛟龍晝吟下不可以極
兮上若有所臨洲澶漫兮江之心吾伐石兮石自摧
吾召民兮民予來堰旣作兮民無患舊此豈余之功
兮神汝哀神洋洋兮工旣畢堰永固兮民安逸川蜀
饒兮國之寶千萬年兮功不失惟帝之力兮臣之職

重建濟州會源牐碑

皇帝元年夏六月都水丞張侯改作濟州會源牐成

明年春二月具功狀遣其屬孟思敬至京師請文勒石惟我元受命定鼎幽薊經國體民綏和四海辨方物以定貢賦穿河渠以逸漕度乃改任城縣爲濟州以臨齊魯之交據燕吳之衝道汶泗以會其源置牐以分其流西北至安民入於新河埽於臨清地降九十尺爲牐十六以達於永濟渠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爲牐十又南入於河北至奉符爲牐一以節泗水東北至於兗州爲牐一以節汶水而會源之牐制於其中歲益久政日弛弊日滋漕度用弗時先皇帝以爲憂延祐六年冬詔以侯分治東阿始修復舊

政誕布新令嚴暴橫之禁杜奸利之門南疏北導靡
所甯處明年冬以當代請去弗許行視濟牖峻怒狠
悍歲數壞舟楫土崩石泐岌不可持乃伐石區里之
山轉木淮海之濱度功卽工大改作焉明年皇帝建
元至治三月甲戌朔侯朝至於河上率徒相宜導水
凍行竭其下上而竭其中以儲衆材徹故牖夷助沮
徙其南二十尺降七尺以爲基下錯植巨栗如列星
貫以長松實以白石概視其地無有罅漏衡五十尺
縱一百六十尺八分其縱四爲門縱孫其南之三北
之一以敵水之奔突震蕩五分其衡二爲門容折其

三以爲兩壙四分其容去其一以爲門崇廉其中而翼其外以附於防三分門縱間於北之二以爲門中夾樹石鑿以納懸板五分門崇去其一以爲鑿崇翼之外更爲石防以禦水之洄洑衝薄縱皆二百三十尺爰琢爰鑿犬牙相入苴以白麻固以白膠磨礪剉礮關以勁鐵厓削砥平渾如天成冠以飛梁偃如臥虹越六月十有三日乙卯訖工大會羣吏宴於河上以落之工徒咸在旌倪四集酒舉樂作揮鍤決場臚棹魚貫水平舟行伐鼓謹呼進退閒暇其稱侯之功頌侯之德雷動雲合且拜曰聖天子繼志述事不易

任以成厥功惟億萬年享天之休是役也以工計石
工百六十人木工十人金工五人土工五人徒千四
百二十人以材計木萬一百四十有一石五千一百
二十有八甓二億一千二百有五十以斤計鐵二萬
五千五百麻二千三百石之灰二億三萬三千三百
有四以石計粟千二百有五十視他牖三之視舊倍
之其出於縣官者鐵若麻木十之七石五之一粟五
之三餘一以便宜調度不以煩民此其大較也初侯
至之明年凡河之溢者辟之壅者滌之決者塞之拔
其藻荇使舟無所底禁其芻牧使防有所固隆其防

而廣其陞修其石之巖陁穿漏者築其壤之疏惡者
延袤贏七百里防之外增爲長堤以閼暴漲而河以
安流潛爲石竇以納積潦而瀕河三郡之田民皆得
耕種又募民采馬蘭之實種之新河兩涯以錮其潰
沙北自臨清南至彭城東至於陪尾絕者通之鬱者
斯之爲枉九十有八爲梁五十有八而挽舟之道無
不夷矣乃建分司及會源石佛師莊三牖之署以嚴
官守樹河伯龍君祠八故都水少監馬之眞兵部尙
書李奧魯赤中書斷事官忙速祠三以迎休報勞凡
河之所經命藏水以待渴者種樹以待休者遇流李